



杨澜访谈录

杨澜
Yang Lan
编

之
巾
帼



上海三联书店

杨澜访谈录

之巾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澜访谈录之巾帼 / 杨澜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

店, 2011.4

ISBN 978-7-5426-3389-7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女性—名人—访谈录—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731 号

杨澜访谈录之巾帼

编 者 / 杨澜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特约编辑 / 华丹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64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14

ISBN 978-7-5426-3389-7/G · 1052

定 价: 26.80 元

楊瀾訪談錄

YANG LAN ONE ON ONE

目录

当娜泰拉·范恩哲与谭燕玉：两个女人的史诗 01

卢英德：身披纱丽的商界传奇 19

苏菲·玛索：法兰西之魅 35

朱丽叶·比诺什：我想要充实的生活 51

巩俐：老老实实做个演员 65

伊辛巴耶娃：爱上你的另一种美 83

彭帅：金花绽放 99

严歌苓：小女人，大宇宙 113

张海迪：光环下的真实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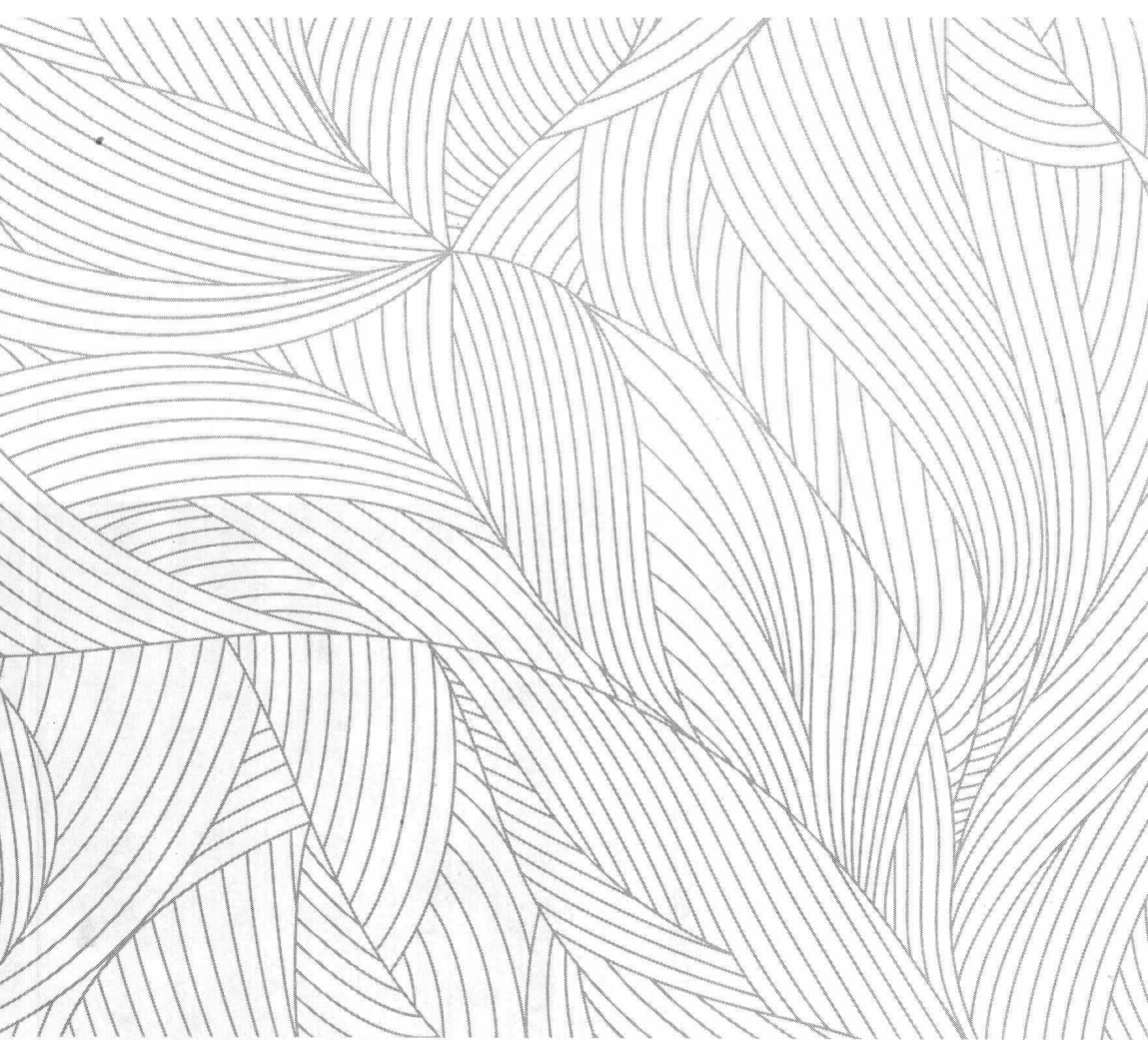
德鲁·福斯特：她在领导哈佛 153

海伦·克拉克：「最伟大的新西兰人」 167

切丽·布莱尔：我的唐宁街十年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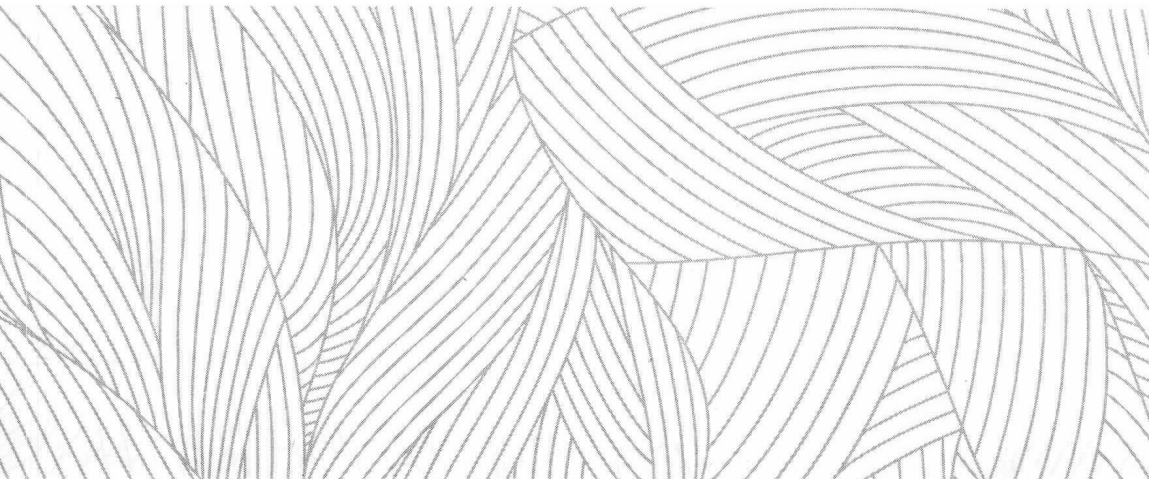
希拉里：从第一夫人到国务卿 197

楊蘭訪談錄
YANG LAN ONE ON ONE



杨澜印象

身为女性，她们都饱尝了在时尚界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的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为了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中立足，她们选择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去抗争！





破茧成蝶的Versace女孩

——当娜泰拉·范思哲

虽然人们想到时尚产业，总觉得天然与女性相关，但是实际上，在世界一线的品牌当中启用女性做总设计师的却是屈指可数，当娜泰拉就是其中之一。淡金色的长发，黑色的紧身衣裤，是她多年不变的形象，但是比她的外貌更吸引人的是她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作为范思哲的设计总监，当娜泰拉的设计强硬、性感、优雅、老练、充满欲望、咄咄逼人，令穿着它们的人充满致命的诱惑力。对于她这样一个时尚触觉极其敏感的设计师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能赋予她灵感，包括入主白宫的奥巴马。

杨 澜：您最近有什么灵感来源吗？听说您特别喜欢奥巴马的风格，有这回事吗？

范思哲：我很喜欢奥巴马的想法和风格。他的风格非常优雅，也很正式，再加上他的思想很进步，所以我很喜欢。

杨 澜：您还建议希拉里·克林顿改变她的风格？

范思哲：是的，我给她建议了。

杨 澜：当时她正在竞选总统。

范思哲：她没听我的，所以她失败了。

能理解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没有采用当娜泰拉的建议。对于经常旅行和长时间站立演讲的她来说，当娜泰拉的十寸高跟鞋一定会要了她的命，况且有的时候范思哲的紧身裙也实在有点太紧了。性感和华丽是范思哲品牌的名片，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女性，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势之下，人们花钱更加精打细算，在穿着的风格上会相对低调和收敛很多，这一切对于范思哲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而对于当娜泰拉来说，这并不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杨 澜：尽管人人都在谈论经济萧条导致的艰难，但这种艰难对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您觉得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刻是什么时候？

范思哲：我哥哥的去世，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他是我的哥哥，这家公司是他的，尽管我协助他，但他才是设计师。但现在我完全要依靠自己，我被推举到了这个位置上，负责整个公司。这不是因为我被选中了，而是我已别无选择，我必须相信自己的能力，尽管我知道我能做到这一切。詹尼的一生都致力于该事业，大家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做他能做的事情。我每天工作 24 小时，但是全世界还是在怀疑，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好吗？所以头三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1997 年 7 月 15 日，范思哲品牌的创始人詹尼·范思哲在迈阿密遭人枪杀。在时尚界惋惜一位天才离去的时候，当娜泰拉则沉浸在失去至亲的痛苦中不能自拔。两兄妹从小关系就相当亲密，詹尼生前曾说妹妹当娜泰拉就是自己的缪斯女神。而妹妹对哥哥也是言听计从，包括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淡金色。

杨 澜：您和詹尼非常亲密？

范思哲：是的，很亲近。

杨 澜：他创造了您的风格吗？您说他让您变得很狂野，在哪方面？

范思哲：詹尼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安静的人。在工作中我只是个老板，而詹尼才是设计师。这方面他是个天才，而我则是不断地促使他前进的人之一，因为时尚就是不断前进。没人敢说这样挺保险的，或者这就是经典。

杨 澜：如果太保险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范思哲：是的，根本没意思。

杨 澜：一旦您哥哥有了什么新创意，您总是第一个穿上他设计的新服装的人？

范思哲：是的，我会穿上他新设计的服装。有时他会看着我说：这是什么啊！可能他现在不喜欢，但等我回来后，他会说：嗯，还不错，我们再下点功夫吧。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我的看法的。

在悲剧发生后，毫无准备的当娜泰拉在恐惧和悲伤中接手了哥哥的工作，同时继承了哥哥这个价值 8 亿美元的时尚王国。当然，除了维持品牌名声的责任之外，当时 42 岁的当娜泰拉所继承的还有突然而至的炙手可热的权力以及兄长的名望。

詹尼去世三个月后，当娜泰拉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高级定制服装秀。服装展示结束，人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那一刻，台上的当娜泰拉泪如雨下。

杨 澜：您哥哥去世后的首个时装发布会上，您的初次亮相接近尾声时，那一刻您情绪非常激动吧？

范思哲：是的。

杨 澜：您在 T 台上忍不住哭了。我想那一刻您是百感交集。

范思哲：詹尼是在 7 月遇刺身亡的，而这场发布会是在 10 月举行的。以前的每个时装发布会我们都会一起讨论，而从那一刻起我必须独自去完成。我要检查日程安排，准备自己该说什么。这是开场，然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切都让我情绪激动，同时也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当最后我独自站在 T 台上时，我觉得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我应当在其他什么地方工作。这是詹尼的舞台，它不属于我。工作人员都因我而备受折磨，一切都太不一样了，那一刻对我来说太难受了。但是我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尤其是设计师们的支持，每个人都到场来观看了发布会。

杨 澜：在T台展示之前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那么一刻您怀疑自己是否能完成这一切？

范思哲：是的，我怀疑过，尤其是因为我还要承受丧兄之痛。我觉得自己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时尚要求的工作量实在太太。

杨 澜：您把工作与悲痛截然分开了，还是有时一边工作还一边哭泣？

范思哲：我不能在公众面前哭泣，我把痛苦隐藏在自己内心。我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面具，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工作，为了自己的家族，也为了詹尼，我必须这么去做。

杨 澜：为什么您不愿意让您的家庭和公众看到？您也是人，您也很脆弱的。

范思哲：尤其是在公司里，当我去见公司的高层时，如果很脆弱，那么大家都会对我产生怀疑。所以我必须坚强，展示自己坚韧的一面，告诉他们尽管公司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会成功的，我会在这里领导大家，我们能做到的，这才是大家认同的领导者。

虽然当娜泰拉选择坚强，但不久后她就发觉，想要挽救范思哲的名声和生意，她肩头的担子简直重得难以承受，尤其是她还有一个世人皆知天才哥哥。

杨 澜：显然您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您完全遵循您哥哥的风格，人们会说您没有创造性，您只是在模仿您哥哥而已。但是如果您的风格与之大相径庭，人们又会说您背叛了他的风格，失去了他的风格。

范思哲：开始的确有过这样的问题。那时我努力去接受詹尼的风格，我想让詹尼的风格得到延续，那是我努力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风格，因为我是女人，而詹尼是男人，我们有着最基本的观点差别。女性有自己对时尚的看法，而男性的看法又不一样，大家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也飞速发展，所以我需要一些变化，需要对我的风格进行更新换代，这就是我所做的，而且做得还不错。

杨 澜：哪些范思哲的核心价值是您不想改变的，就像您所说的DNA？而您给这个品牌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范思哲：我给这个品牌带来的变化是装饰的减少。范思哲以前非常喜欢大量

的装饰，上世纪90年代是装饰盛行的年代，现在少了装饰和细节——那种非常细微的细节——而更为注重剪裁、比例和布料。当进入一个新世纪，你会摒弃很多东西，之后，以一种较为平淡的方式，让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但是需要保留范思哲的魅力、女人味和性感，这真的很难办到，因为既要看起来非常现代，又要有性感的魅力——我为范思哲发明了新的性感魅力。

杨 澜：您能告诉我，您和您的哥哥在对女性性感的理解上有什么不同吗？

范思哲：我哥哥还健在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批评什么，在他那个年代他的理解没有问题——对于女装而言，就是要暴露，裙角开口要高，领口要低，那就叫性感。比如爆炸式的头发，大红嘴唇。而对于我来说，性感是一种想象。

杨 澜：给他们发挥想象的空间，而不是直接呈现。

范思哲：神秘，性感就是一种神秘感。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纪，这是新世纪的特别之处。

当娜泰拉设计生涯的转折点是2000年。歌星詹妮弗·洛佩兹在当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穿着她设计的绿色礼服，得到了名流和批评家的一致赞誉，当娜泰拉的礼服设计功力开始被人们信服。接着，她持续用一季又一季的设计保持了品牌的名望，带领范思哲走上正轨。

杨 澜：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您有没有一刻预感非常强烈？有没有具体哪件衣服或者发布会，您会说这次没问题了？

范思哲：我想是从丛林系列发布会吧，就是詹妮弗·洛佩兹那件衣服系列的。

杨 澜：但那也是非常暴露的衣服啊。

范思哲：是的，但是我们也有长袖高领口的，只是少一些罢了。那条裙子并不是专门为詹妮弗·洛佩兹设计的，那只是她感觉很特别的裙子之一。她选中那条裙子是很偶然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要穿。这也是一个惊喜吧，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你是无法预测的。因为这裙子已经不是新款了，已经上市了，虽然这款设计非常经典，但是直到两年后詹妮弗·洛佩兹穿上它，它才获得了成功。

然而，经营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尽管当娜泰拉的设计得到人

们的认可，公司营业额还是大幅下降，她再次陷入了困境。出于对公司声誉的考虑，她只有把所有的软弱压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对外还要摆出信心满满的样子。这样的压力几乎让她垮掉，她选择了毒品。直到2004年6月的一次家庭聚会上，她的好友埃尔顿·约翰终于说服她下决心戒毒。当娜泰拉随便披上了一件外衣，破天荒地没有化妆就走出家门，踏上飞机直奔美国的戒毒所。

杨 澜：过去十年您发现了自己的哪些潜力？

范思哲：我是个很坚强的人。

杨 澜：但您自己没有意识到。

范思哲：以前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很坚强，能担负起重任。

杨 澜：我知道曾经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您用吸毒来逃避现实。您是如何鼓起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甚至承认这一切的？

范思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你要确定一些事情：你能做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是否影响到了什么人，比如说你自己。我发现一切都错了，因此需要勇气来告诉别人，我需要帮助，向他人寻求帮助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喜欢挑战一切的人。我意识到我在伤害他人，但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因为我已经迷失了自我，我不跟人说话，不爱笑，不跟孩子交流。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我很难受，还好我的好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杨 澜：能回归正常而且掌握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一定很棒。

范思哲：是的。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人人都可能有软弱的时候，当娜泰拉终于认识到，面对人生的困境逃避绝不是出路。成功戒毒之后她抖擞精神，重整公司的业务。她聘来了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使得公司在两年之后成功地再次盈利。让她更高兴的是，现在她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甚至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杨 澜：说到您作为母亲的角色，您有没有觉得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

范思哲：是的，的确如此。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的确很难，但是我总是很注重跟孩子在一起那段时间的品质，而不是总量，如果利用好了，就会做得不错。

杨 澜：您跟孩子在一起有些什么难忘或者开心的时刻？

范思哲：有很多，因为我跟孩子是朋友关系。我是位母亲，但也像一位朋友。我有个小办法，因为年轻人的思想很开放，而且我喜欢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儿子会演奏乐器，像意大利鼓等一些他们乐队里的乐器，我女儿兴趣非常广泛，所以聆听他们的演奏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

杨 澜：你们存在代沟吗？因为母亲通常会被孩子们所喜欢的人吓一跳。

范思哲：不会，完全不会。因为我习惯了和年轻人相处，模特们也都20岁罢了。

杨 澜：必须继承家族生意的声望、财富和责任，对年轻一代来说意义重大，也是一种压力。作为母亲您如何去引导他们？

范思哲：这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必须得像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舅舅那样。其实无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都是为自己而活，这点很重要。首先做你觉得能做的，你想做的，然后我再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杨 澜：如果您的女儿对您说，妈妈，我想做演员，我不想当设计师，您会怎么说呢？

范思哲：目前我儿子想当摇滚明星，我女儿想做演员。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可以去尝试，但是我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限制，看看他们到底如何发展吧。

当娜泰拉坦言，与孩子和年轻人的交流也给自己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设计的灵感。已经去世的詹尼曾预言过，奢侈品行业将不仅仅是服装和配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今，范思哲正如他所愿，在妹妹当娜泰拉的打造下变成一个更加巨大的时尚王国。尽管身为范思哲帝国高高在上的女王，当娜泰拉却还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心。

杨 澜：如果您必须一直通过学习来跟上时代的变化，那么您会学习什么？什么东西是您必须一生都要学习的？

范思哲：四处游历，见识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有结交年轻人。我会和年轻人打

成一片，因为他们是社会最活跃的人群，通常都非常有创造力，而且在穿衣时会令人耳目一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有伦敦、纽约等，如果你看看那些 18 岁或者 20 岁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都很神奇。当然他们穿大品牌的衣服，但是把不同的衣服穿到一起时，穿法却非常有创意。和他们打交道，你就会很清楚年轻人身上发生的一切。

杨 澜：最后一个问题，您曾经说过，衣服是女人的武器。那她们用这个武器做什么呢？

范思哲：为了达到她们的目标，完成她们所在乎的事情，最好的武器就是穿衣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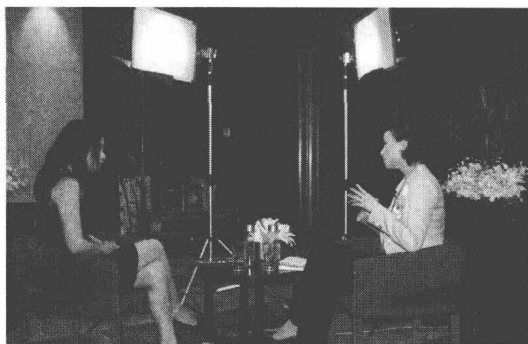
杨 澜：好像您没怎么改变您的风格，比如您的发色、您的服饰等。这是否说明您的武器很适合您，您不需要去改变它？

范思哲：是的，到目前为止，武器对路了就不需要去改变它。目前我的武器挺管用的。

杨 澜：怎样才能做到既随身携带武器，又不显得咄咄逼人？

范思哲：靠的是女性特质，所以我们是女人。

经过人生的种种历练，当娜泰拉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坚强。她有一句名言：时装是女人最好的武器。如果说范思哲这件武器，是性感张扬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侵略性的话，Vivienne Tam 谭燕玉所提供的武器则让人感受到东方式的神秘与妩媚，她让西方时尚界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风来了。



我来自东方 ——谭燕玉

如果放在以前，可能很多外国人对中华文化这一概念只是停留在烟花与宫保鸡丁上。而如今，绚丽的中国红、神秘的中国结则成了对中华文化新的诠释。在这些将中华文化融入西方时尚的设计师中，有一位获得过“世界华人杰出设计师”大奖的女设计师，她不但是最早开始这种融合设计的人，也是在这中西结合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

杨 澜：您觉得现在大家对于所谓的中国风格，或者 China Chic 中国风的接受程度是什么样的？

谭燕玉：他们觉得很好，因为中国开放以后，很多品牌都进入中国来开拓市场，所以他们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杨 澜：所以这是种很自然的结果。

谭燕玉：对，人人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市场、中国文化，这很自然。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向他们解释像佛这类事情，比如观音，他们不懂，他们说观音是 god of mercy（仁慈神）。

杨 澜：的确是这样。

谭燕玉：但他们很高兴去研究，然后说，原来这就是观音，我也要。然后他

们开始告诉他们的朋友，于是观音就流行开来，而且观音宁和的感觉也流行开来。每次我做服装发布会时，我都会把这个内涵传递出去。

杨 澜：您不会觉得这太沉重了吗？每次都要解释这么多东西，解释它们到底是什么。

谭燕玉：我喜欢，因为我很喜欢我们中国文化。每一次做一个系列，有中国元素在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介绍给西方，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我的使命。

上世纪90年代，“毛泽东热”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毛”学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甚至毛主席像章都成为很多收藏家的关注重点。而在1995年谭燕玉的时装发布会上，这位被美国《新闻周刊》称做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了时装上。这组时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众多海外博物馆纷纷收藏。而在东方，这组时装却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杨 澜：毛泽东的头像这个系列，应该是受到安迪·沃霍尔的当代艺术的影响吧？但是我听说那个系列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些大人对小孩子说，你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谭燕玉：是这样。

杨 澜：为什么？

谭燕玉：虽然1997年香港就回归了，但这之前他们很害怕，怕有问题，所以他们不敢穿。但是他们很喜欢，在家里穿，出了门后就把它脱下来。我的店铺的销售员也很害怕，因为我们有个展示橱窗，全都做毛泽东的衣服。晚上有很多人来捣乱，他们用拳头敲打橱窗，真的非常非常愤怒。

杨 澜：您害怕吗？

谭燕玉：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不用紧张。不久就出现了大量的报道，也有很多人模仿我的作品。当我开始尝试做这个的时候，很多人说，薇薇安，不要做，因为这是不好的，也没有印花厂给我印花。

杨 澜：没有印花？

谭燕玉：这个系列全都是印花出来的，但是没有工厂可以给我做。我找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有印花厂，可以给我做。但是我要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九七后没有问题。我签了下来，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

杨 澜：那个时候香港人还有一种害怕的心态，不知道九七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任何有一点表现主义的，或者是跟政治方面有牵连的，他们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谭燕玉：而且我在美国的时候，向顾客销售我的服装，他们不知道这是毛泽东，还问这是不是你爸爸，我说不是，是毛泽东。我还跟他们说毛泽东是怎么样的历史，搞得我自己像个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些，我希望西方人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2003 年，谭燕玉和马友友、谭盾、王家卫等人一起获得了亚洲文化杰出贡献奖。如今谭燕玉虽然被纽约时装界视为东方时尚的化身，但是在 20 多年前的纽约，中国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一个大洋彼岸的陌生国度，中国的一切都与时尚毫无瓜葛。谭燕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纽约。

谭燕玉：最初的时候我带了我的一个服装系列来到纽约，一共 20 件。我打了很多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是从中国香港来的，是不是厂家？

杨 澜：你是不是个生产厂家？

谭燕玉：对，生产厂家，没有设计师，只有生产商，你可不可以给我……

杨 澜：便宜一点？

谭燕玉：对，我说我不是，我是设计师，您给我个机会，我给您看我的设计，求您了。我必须得给他们不断地打电话，我知道如果我能说服他们给我一个见面机会看了我的作品，他们会喜欢的。我记得他们说需要来自中国的设计师时，我哭了。

杨 澜：很沮丧。

谭燕玉：是的，我想向他们证明我是个设计师，我想成功，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任来自中国的设计师。